

可紀念的朋友們

冰心 郭沫若等作

冰心 郭沫若 等



可紀念的朋友們

冰心等作

紀念心情
堪見友人善良的心

晨光出版公司總經理

上海哈爾濱路二五八號

目 錄

一個善良的友人	巴金
我的良友	冰心
三函良友	老舍
鼓勵者	艾蕪
播種者	沙汀
記 Y 君	茅盾
字，字，字！	洪深
下鄉去	郭沫若
十八世紀移植來的他	魯迅
記憶裏的花朵	靳以

一個善良的友人
巴金

（紀念終一兄）

今天在街上看見一個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，我幾乎要叫出你的名字，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經在三個月前離開這個世界了。

這大半年來，我的生活特別亂，我的心特別煩。過去的每個日子都給我帶來新的追悔，新的苦惱，「生命的浪費」的感覺壓迫着我。我像是一個被判定在監牢裏憔悴一生的囚人，我不敢用思想，我怕觸動我對於無法達到的東西的渴望。我又回到寫「靈魂的哀號」的時代了。（你一定記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個小小公寓裏寫的那篇短文吧。我知道你那善良而敏感的心對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忘記的。）可是那時候我還有我的一支筆，可以整天寫出我心裏的話，現在我有的却是那無數瑣碎的事情。我無法擺脫牠們。我始終絕望地掙扎着，我在同牠掙扎。這時候我多麼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。我想找個機會去你那里同你暢談一兩個整夜，因為在朋友中你是比較了解我而又願意聽我發牢騷的人，正如你自己所說，你「一直在繫念着」我，而且恐怕再沒有像你這樣繫念着朋友的人。並不是

我沒有機會。我知道你隨時都歡迎我去。還是那些雜事耽誤了我。於是我等着你進城，你十一月廿九日的信裏還提過，「不久就要進城『就案』」的話。我一直在等着……等着。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了你的死訊。是用小五號字排的，不過短短的三四行。我不能相信那是關於你的消息，你不能用這模糊的鉛字的痕跡和朋友們告別。然而過了三個鐘點，同你住在一個地方的友人Z兄的快信到了：

「終一今晨三時二十五分長逝於江蘇醫院，因醫院不能久停，無法俟友好齊至一瞻遺體始行安葬，爰定後日（十七日）上午九時落土。心痛筆重，容緩詳告。」

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滅了。想不到一張薄薄的信箋却能够毀滅那麼多的東西。「死！」我腦裏只有這一個字。朋友，這次真是永別，你竟然一聲不響地悄悄走了。這封短信在郵路上走了四天，我到十八日下午才看到牠。我趕到你長眠的地方，却只能看見一堆新土和兩個紙製花圈。花圈上貼着白紙條：「終一先生千古……」除了你的名字，再沒有什麼東西使人相信躺在這鬆鬆土堆裏的會是你本人。那是一個斜坡，旁邊有兩座簡單的墳墓。不知道是怎樣的人做了你的隣舍。你躺在那裏應該是多麼寂寞。

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鐘光景，我沒向你說一句話，或者行一個禮。我默默地跟着朋友們走到渡口去，要是在一個月前你一定會跟我們同去的，可是現在我們却撇下了你。十四年的友誼就這樣夢也似地結束了。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，我在心裏暗誦着你從前寫給我的那句話『我們無端的相聚又無端的別離了。』

無端！難道這真是無端的麼？

一一

就在這一天的晚上，我睡在江的彼岸，半夜裏風敲着窗，窗門被吹開了，寒氣從洞開的窗戶撲進來，把我從夢中驚醒。屋子裏一片黑，外面是砂土飛舞的聲音。我不能睡。寒風從四面八方襲來。身子的顫抖使我的頭腦特別清醒了。我想到躺在土裏的你……那個光禿的斜坡，那些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……最後我想到這天傍晚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你臨死的情形。

『他真是太善良了，他一直到死都不願意麻煩別人！』那朋友嘆息地說。『我從沒有

見過像他這樣善良的人』，他的太太說着，眼圈已經紅了。我蜷縮在被窩裏，一邊低聲重複着這樣的話，一邊流着眼淚。

只有在這時候我才知道我的損失是多麼地大。我失去了一些永遠找不回來的東西，一些我應該珍惜卻沒有好好珍惜的東西。在我們相識的十四年中間我不知錯過了多少次和你相聚，和你通信的機會，我沒有好好地認識你，純白的心靈，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同疾病，同困苦掙扎，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。我給你的只是一些空話，一些不能實現的希望。一直到你死，我沒有能給你一點安慰，減輕你一些寂寞和痛苦。作爲一個朋友，我是辜負了你的信賴了。

三

在這不眠的寒夜裏，我重溫着我們十四年的友情。在這動亂的，漫長的十四年中間，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興衰，我忘記了不少的事。可是我們相識，相聚的情景還歷歷在目。

我回想着，回想着，我的心慢慢地溫暖起來，黑夜也逐漸淡去，你那溫和善良而帶着白色的面顏出現了，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，微笑的嘴唇，帶痰的咳聲，關切的問詢。這一切彷彿是永不會改變的東西。從最初的相識到最後的會晤，我沒有看見你改變過一點，甚至不治的痼疾，甚至人世的^{許多}苦辛，都不曾毀損了你的面容和心靈。

「九·一八」事變的前幾個月，我去南京訪乙兄，在成賢街一個小樓上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沒有經過第三者的介紹，我們各人說出自己的名字。我讀過你的文章，你也讀過我的。我等候乙兄的兩點鐘裏面，我們談了將近一百分鐘。這不是普通的寒暄，這是肝膽的披瀝，心靈的吐露。我沒有談起我的過去，你也不會說到你的身世，可是這天傍晚我們握手分別時，却像是相識數十年的老友。

過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。我們中間信函的往返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。當時你正代一個朋友編輯一份文藝雜誌，我做了這雜誌的長期寫稿人。每個月在一定的日期我爲你寄出一個短篇。你收到我的稿子，總是老實地寫出你讀後的意見，有時也不客氣地指摘我的弱點和錯誤。這態度，這習慣，你一直到死前兩個月還保持着，雖然你早已不做雜誌的編輯

了。去年十月我的「憩園」出版，你還是牠的一個精細的讀者，你甚至爲我指出那書中的一個「小毛病」（你客氣地說，那是「小毛病」），我和別的一些讀過這小說的朋友却都把他看漏了。

有一次我寄你一篇「我的眼淚」，這小說是爲了紀念那個被稱爲「二十世紀最優美的精神」的意大利賣魚者寫的。你第一封信向我敍說了你的感動，可是接着又來了第二封信，你憤慨地告訴我你爲了我這篇文章同雜誌社負責人發生了爭執。第三封來信說負責人已經讓步，不再阻止這篇文章的發表了，却只要求將稿子壓一期付排，你還預備以去就力爭要我的小說早與讀者見面。我感謝你對朋友的熱誠和做事的認真，可是我不願意你爲這小事就放棄你的工作。另外寫了一個短篇，在第二天就給你寄去。這是我收在「短篇小說第一集」裏的「未寄的信」，牠佔據了「眼淚」的地位。但「眼淚」在下一期雜誌上也居然堂堂地與世人相見了。你應該是我見過的一個最有責任感的編輯吧。後來我又爲你的雜誌寫了一個長篇「雨」，可是牠只刊出一半，你就因病或者因爲別的事情離開了雜誌社，離開了南京。從這時起我就沒有看見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藝刊物上面。

「一·二八」滬戰爆發的那夜晚，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面，車子開到丹陽又折回了南京，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幾天。在我那篇「從南京回上海」裏我這樣寫着：

「……下午醒來，到一個朋友那里去。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：『原來你回來了！我們正在替你擔心。』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，但我看見桌上一張新民報號外，我的心又被沈重的石頭壓住了……」

「看這情形，上海是沒法回去了，天津恐怕也危險，你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吧，住旅館不方便，還是搬到我這里來住好些，」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，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，這時牠們却把我的希望殺死了……

在朋友那里談的只有憤怒的話，苦痛的話。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，他的身體比我的壞。他有着肺病，最近還吐過血，他是需要靜養的，和他多談話，只有增加他的苦痛。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，他的一隻握着報紙的手怎樣拘攣着。然而他和我一樣，我們能够做什麼呢？我們的口只能在屋子裏叫，我們的手只能拿筆……」「（「控訴」）」

一個星期以後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。你不久也到了北平。

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，我在你那個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間裏住過幾個夜晚。那時你新結了婚，但好像你讓你太太住在岳母家，你一個人睡在公寓裏養病。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，和微笑的嘴唇，只是精神也較差一點。

關於這次的相聚，你寫過一篇短文。你寫着：

「記得你來的時候你會那樣關懷地問：

「在這里，聽說你同着你的妻。」

「是的，現正，我和她兩個人。」

我誠實地回答你，可是我聽了自己的答語却覺得有些奇異，從前我是同你一個樣的：跑東跑西，總是一個單身的漢子。現在，我說「我同她兩個」——竟這樣的自然而平易！

你來的那天白日，她便知道她的寂寞的丈夫還有一個孤獨的友人。直到夜晚她才喘噓噓地攜來了一床她新縫就的被子。

我爲你介紹着說：

「這就是我的朋友：這就是你適才所提到的人。」

那夜她臨走的時候低低地問：

「一張床，我和朋友應當怎樣息呢？」

「讓他在外邊，你靠裏。」……

朋友，你在我這裡宿了一夜，兩夜，三夜……我不知道那是偶然，是命中，還是我們彼此的心靈的安排？

有一次你似乎把我從夢魘中喚醒，我覺出了我的兩頰還是津濕。我幾次問你晨安，你總是說好，可是夜間我明明聽見了你在床上輾轉。……』

（「寄健康人」：一對石球）

你把這篇文章題作「一對石球。」那對有着紅色斑點的石球是我在頤和園裏買來的，我打算把牠們帶回上海，却忘了在你那間小屋裏。你說要給我寄去，我更願意把牠們作爲紀念物留在你那里。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，却只有兩次拉着你和太太同路。一次是

遊三殿，你們讓我一個人進去，却坐在進門處石階上等候我。你喘着氣告訴我你委實沒有力量走到裏面去了。你那時身體似乎很壞，連走路都很費力。你整天就坐在公寓裏安靜地挨着日子。還有一次，我們坐車去看電影，到了戲院門口，你用力拖住我，好讓你太太去買了票。我知道你的性情，我必須讓你那願意使每個人歡笑的心靈得到滿足。從電影院出來我又跟着你們到附近一家廣東酒樓去。我默默地看着你們夫婦紅着臉（病態的紅），帶着歡笑張羅一切，我臉上露着笑，心裏却只想哭。我也許只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者，可是在這一刻我却願意拿我一生的時間來換取你們的健康。我不能給人間添一點溫暖，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費我的生命。

酒澆在我痛苦的心上，我醉了。回到公寓裏我不想說話，我却拿出稿紙寫起我的「靈魂的哀號」來。

第二天下午我離開了北平。你扶病送我到車站，你太太也去了的。開車的時候我從三等車廂裏伸出頭來，你們還站在月台上頻頻對我揮手。我萬想不到這一別就是三五年，而且我永遠見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。

在車上我想起了幾句話，一到上海我就把他們寫了給你：

『我無端的來，無端的去。打擾了你們好幾天，分享了你們一些快樂。我帶走了一些東西，也許還留下一些東西。可是過去的終於過去了。……』

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，但你們已經回到南京去了。在一篇短文裏我這樣寫着：

『火車在細雨濛濛中離開了浦口，時候是十一點鐘。我沒有留我的腳跡在南京，我是有遺憾的。……尤其使我墨念的是那個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和他的夫人。他最近還寫信給我說：「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沈靜的時候，我便追懷着你：我是漸埋漸深的成了一個泥人了。我常常希望因為有痼疾而早結束了我的生命。」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我一個多星期（這中間我在城外朋友處住過兩三天），和他在一張床上度過了那些夜晚，聽了他許多次的咳聲和夢囈。我帶走的他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褪色，依舊像去年那樣地鮮明：心靈的純潔與偉大，「只有他可以受這個評語。我知道，但沒有人了解過他。他如今是在艱苦的生活的鬥爭裏，社會的輕蔑的眼光下面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。每火我讀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淚的散文，我的全個心靈都被擾亂了。我常常在

心裏狂叫着：他是不能夠死的，他應該活下去，強健起來，去享受生活裏的幸福。但誰能够使這願望實現呢？……」（「旅途隨筆」：三等車上）

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呼籲，後來連我自己也在忙亂的生活中也忘了常給你去信。我只寄過你兩三冊我著譯的書，「秋天裏的春天」便是其中的一本。這應該歸罪於我，因為你困居南京，實在追不上我的腳跡。

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兩夜，我還有機會在上海一家公寓裏同你相見。記得你那時剛從南京來，暫住在一個朋友在公寓裏定下的房間。小小的屋子裏已經坐了四五位客人，他們應該是那朋友的友人吧。裏面有一個偶爾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的作家，我平日極討厭他。看見他那油滑的面孔，我無法和你談話，在那個不通氣的房間裏坐了不到半點鐘我就匆匆告辭走了。我沒有對你說明我匆匆告辭的原因，正因為「匆匆」，也忘了向你討一個通信地址。

第三天早晨，淺間丸載着我向橫濱駛去。三天後我到了那個地方。在那個島國的居留期中，我改換了我的姓名，除了兩三個朋友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。從這時候起整整有二十

二個月我們沒有通過信息。我失去了你的地址，你也不知道我的蹤跡。

然而兩年以後，一個秋天的傍晚，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，我認出你的字跡，真高興地對自己說：『我又找回他了！』可是拆開了信，我看到的却是這樣的話：

『……你還記得在南京，不，在這個廣大世界上，有一個你緊念過的人，你曾爲他祝福，希望他生活下去，得到生活……並且他也一直在繫着你。病沒有使他滅亡，還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……就是你曾經把一對石球遺忘給的那個人，也是寫了一對石球寄給你的那個人。

朋友，五年的時光一霎間的過去了。如今除了我還在緊念着我的幾個私自景仰，私自嚮往的友人之外，怕再沒有如我這樣的在繫念着我的友人了。我是一無所有的。你所希望於我的，生活下去，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條荒涼的寂寞的路程。

朋友，你還記得你一度闖入我們蜜一般的生活圈裏：不但不會把你看作生客，還把你當作蜂主，當作長老的我們麼？一個人小心翼翼的爲了你抱了新縫的被來，一個人誠誠懇懇地留着你抵足而眠麼？那一個是你知道的祖英，也許經過了五年你早已把